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六十一回 譚紹聞倉猝謀葬父 胡星居肆誕勸遷茔

話說雙慶到夏家，來請商量還賭債一事，不見夏鼎。不多一時，就聽得夏鼎因開賭場，半夜裡刁卓竟成了「入幕之賓」，丑聲播揚，在衙門挨了二十五板。回來把這事學與紹聞。這紹聞還債，本是怯疼之人，況乃又是賭債，況乃索債之人又弄出醜事來，心中一喜。只想這宗賭債，將來或者可以糊塗結局，或者丟哩人家忘了也未可知。因此把王隆吉送來的四百兩銀子，視為己有，且圖手頭便宜。惟有王隆吉因中表之情，代揭銀兩，喉中如吃蠅子一般，恐怕紹聞因窮賴債，心中著實牽掛。過了一日，忍不住又來探望。到了軒上，譚紹聞把夏家新聞，說了個梗概。又說了想賴這宗賭債，勒掙不與的話。這話正合隆吉心意，便道：「表弟不還這宗債，是正經主意。賭博賬有甚關係，不與他，就白不與他了。這混帳場兒，不拿出錢來的，便是有本領的人。什麼叫光棍？輸了與人廝打，贏了潑上死要而已。你這主意極高。

況且揭的這宗銀子，文書上寫的成色，其實包瞞著不足，秤頭也怯，每月十幾兩利息，何苦一定使他？不如我帶回去，原物繳回。若是別人揭的，目下就要利息。我料對門鄭相公，一向與你鼻還在相好一邊，原物送回，未過五日，尚難遽說利息的話。」爭乃譚紹聞手中窘乏，正圖目前順手，遂說道：「既然拿的來，怎好驟然送回去，翻來復去，不成一個事體。只過了兩三個月，加些利息奉還，表兄臉上也好看些。」王隆吉呵呵笑道：「生意行中動了揭字，還講什麼臉上好看不好看這個話。我只怕你將來一一」王隆吉住了口。譚紹聞道：「你就說完何如？」王隆吉接住說道：「只怕表弟將來窮到不可究結地位！」這句話把譚紹聞說的臉紅了，強說道：「表兄有所不知，我是打算殯埋你姑夫哩。停柩多年，畢竟以入土為安。所以我心裡籌度，要用這宗銀子營辦葬事。況且辦理葬事，雖平素正經欠債，人家還不便上門催討，何況賭博賬？越丟越鬆，怕不將來一筆勾銷了事。」王隆吉道：「你說的一發不是話。難說你殯埋姑夫，只圖杜賭賬麼？再休如此說，傳出去不像個話。俗話說，亡人入土為安。你說殯埋姑夫，極為有理，但平日毫無積蓄，全指望揭借辦這宗大事，將來家道必至虧損。休說我今日不勸你。」譚紹聞因說出一個葬字，難以改口，堅執不肯退回原銀。

到了午時，留王隆吉吃飯，二人到了樓下。吃飯中間說及葬事，王氏道：「我心里正是這般打算，省的放哩久了，成精作怪。前日竟在後書房顯起魂來。這些時，孩子們都是害怕的，日夕就不肯多出來。」王隆吉笑道：「姑娘說錯了。豈有此理？」王氏道：「我說你不信，你問德喜兒，就是他見哩真。」

隆吉只是笑，因徐徐提起四百銀子話頭，王氏道：「正好。福兒這個打算不錯，埋了罷。你沒聽說，這城中誰的陰陽高些？」

叫他擇個上好日子，發送你姑夫入土就是。這四百兩銀子花費盡了，喘過氣兒來，一本一息清還。彼時如不足用，你還得替你表弟周章。」王隆吉道：「殯埋姑夫，原是正事。但貧而不可富葬，只要酌其中就罷了。鋪排太過，久後還著艱難。比不得姑夫在日，節儉的手頭寬綽。如今只得將就些兒。」王氏道：「他一輩子的大事，也要鄰舍街坊看得過眼兒。你只說如今城中，數那一個陰陽？」王隆吉道：「我不在行。只是前日我在北道門經過，見北拐哩一個門上，貼個報條兒，依稀記的上面寫著京都新到胡什麼，『地理風鑿，兼選擇婚葬吉日』，還有哈哈大長兩三行小字兒。聽說有許多人請他，或者是個陰陽高的。依我說，朝廷頒的月朔書上，看個好日子，也就使的了。」

王氏道：「你說這胡先生就好。但凡京上來的，武藝兒必高。他既通風水，我家連年事不遂心，想是祖墳上有什麼妨礙，一發請他看看。福兒你記著，去書房看看皇書，揀個好日子，咱就備席請這胡先生。」隆吉自悔多言，又生出一段枝節。過了午後，只得回去。只是這四百兩銀，同了姑娘說明，私揭弄成官債，心中也有幾分爽快。

隆吉已去，王氏即與紹聞說起請胡先生的話。叫雙慶兒到書房取來皇書一看，第三日便是會親友良辰。家中商量廚事。

及到次日，王氏早催譚紹聞上北道門請胡先生。

且說這胡先生，名星居，字其所，原是本縣黃河岸胡家村人氏。自幼原有三分浮薄聰明，也曾應過祥符童試，爭乃心下不通，因曳白屢落孫山。他外祖宋爾楫，是個本縣陰陽官，病故之後，胡其所將外祖所遺陰陽風水選擇諸書，捆載而歸。十年前黃河南徙，把胡家村滾作沙灘。胡其所日子難過，遂把所捆載書籍翻閱演習起來。鄰人田再續在京都做司獄司，胡其所上京投任。田再續因刑部獄內犯官自縊，遂致罷職。胡其所流落京城，每日算卦度日。後來搭了南來的車，又回本籍。收了一個沒根蒂哩幼童，做了徒弟。遂在北道門賃了一所房子，寫了「胡其所風水選擇」報單，貼在門首。渾身綢帛，滿口京腔，單等人來請他。

這日閒坐翻書，只聽車聲磷磷，到門而止。進來一個少年，跟了家人，展開護書，將帖放在案上。胡其所展開一看，乃是「翌吉候教」，下邊拜名是譚紹聞。二人為禮坐下。胡其所道：「弟久客京師，旋裡日淺，未得識荊，尚未曾投刺貴府，怎敢當譚兄先施。」紹聞道：「久仰胡先生高名，兼且有事聆教，明日率爾奉邀，仰希過我，曷勝忻感。」胡其所道：「好的很！你我相交，一見如故。府上有何事見教，爽利對弟言明，願效微勞。」紹聞道：「本當明日奉爵之後，跪懇過了，方可徐申本意。今既蒙下問，只得實告稟。原是先君涂殯已久，今謀歸窆，祈先生擇個吉日。還想邀先生到荒茔一看。」胡其所道：「哎呀！這是譚兄一生大事，要著實謹慎。書本兒上說，『惟送死可以當大事』，是了不成的。若是遇見個正經朋友，山向利與不利，穴口開與不開，選擇日子，便周章的百無禁忌。若是遇見他們走道的朋友，胡鬧三光的，也不管山向、化命。叫看風水，他就有好地；叫選擇，他就有吉日。只圖當下哄人家幾個錢，其實不管人家的禍福。這個便未免造下自己的罪孽。

那年弟從京中到山東濟南府，一家姓田的鄉紳請弟。原是一個走道的朋友，與他用的山向，選擇的日子，自從葬後，家下傷小口，死驃馬，遭口舌，打官司，丟財惹氣，弄的受不哩。聽說弟到了，一定要請。弟到他墳裡看了一看，原是亥龍入首。

這個該死的朋友，把龍都看錯了。葬的日子，又犯了飛廉病符。

弟彼時被京中一個徒弟一一現做欽天監的漏刻科，寫書來催弟進京，那裡討閒工夫與他用事。這田鄉紳再三央人留弟，弟不得已，與他調了山向，選了一個天上三奇日子。登時家下平安。

本年瞿宗師考試濟南，公子就進了學，他令弟也補了廩。譚兄，你看這殯葬大事，還了得麼？」紹聞道：「自是先生高明。」胡其所道：「弟也不曉的什麼，何敢當這個高明，只是不欺這個本心就罷。」譚紹聞告辭，胡其所道：「天還早哩，說話兒很好。」紹聞道：「明日及早來請，望先生光降。至舍下，再聆大教。」

及至次日，鄧祥駕車，雙慶帶了速帖往請。胡其所師徒二人，鮮衣新帽，坐車而來。到了衙門口下車，紹聞躬身相迎。

進了碧草軒，為禮坐下。只見椅鋪錦褥，桌圍繡裙，胡其所滿心歡喜。說些寒溫套話。少頃整席上來，譚紹聞獻了幣帛贊見禮兒，又奉了四兩登山喜禮，胡其所推讓一會，命徒弟如鵬收訖。紹聞行了安席叩拜大禮，賓主坐下。少時酒席吃完，胡其所便問道：「尊茔在何處，咱同去望望。」紹聞道：「荒茔在城西不遠，明日坐車同去。」即設榻留他師徒在碧草軒上住下。晚景略過。

次日飯後，鄧祥來說，車已套妥在衙門口。譚紹聞便請胡先生前往。師徒離軒，出至衙門口，紹聞陪的上了車。德喜將暖壺細茶，皮套蓋碗，以及點心果品，俱安置車上。鄧祥催開牲口，一徑出了西門。

只見路旁一座神道碑樓，碑樓後一座大茔，去路不遠。譚紹聞道：「胡先生看看這茔，何如？」胡其所道：「這就是尊茔麼？」紹聞道：「不是。此處去荒茔還有四里。」胡其所所在車上把這茔一望，豐碑高矗，牆垣密周，那些松柏樹兒，森綠蔽天。因說道：「這個墳是舊年發過的。只看大勢兒，就好的很。這個龍虎沙，也就雄壯的了不成。環圍包聚，一層不了又一層，是個發達氣象。」紹聞道：「先生看的不錯。但他家如今因不發科，有起遷之意。」胡其所道：「遷不的！書本上說，『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』。這墳當日用的不錯。如今走道的朋友，有個《搖鞭賦》，善斷舊墳。那個俱是些外路，弟再不能幹那些事。遷不的，如何叫

人家遷哩？」

又走了半里，鄧祥道：「胡先生，把這個墳看看。」胡其所見是一個小饅首墓頭兒，半株酸棗垂綠，一叢野菊綻黃，兩堆鼯鼠土，幾條蛇退皮。便道：「這個墳主絕！」鄧祥道：

「這埋的是小的爹娘。」胡其所自覺失口，急忙說道：「我明天在你大爺哩地裡，送你一塊平安地，你啟遷啟遷。」因向紹聞道：「你這個盛價，論相法，是個很使得的人，你要重用他。」紹聞點點頭兒。

又走了裡許，只見胡其所若有怒氣冲天之意，罵道：「呸！

呸！呸！這個該死的殺才，還了得麼！」紹聞茫然不知所以。只見胡其所向徒弟道：「如鸞，你看這個，正是我常對你說的，犯了那了。叫人家子孫當得當不得。」白如鸞道：「他是錯認了鬼星禽星了。」胡其所點點頭道：「正是呢。」譚紹聞見他師徒指東划西，方曉的是評論一座新葬的墳。墳上招魂紙兒，尚飄飄的向南刮著。胡其所道：「難說咱這一個省會地方，近來竟沒一個明眼的，叫這些該死的，都亂鬧起來，連龍都認錯了，這還了得麼！」紹聞道：「這明明是麥地，怎的是龍？」胡其所道：「《易經》上說，『見龍在田。』我看見，你看不見。」正評論間，已到靈寶公神道碑前。譚紹聞急忙下車。胡其所道：「怎的下車去？」紹聞道：「已至荒塗。」胡其所師徒也要下車，紹聞道：「且坐著罷。犁的地，高高低低，不甚好走。」胡其所笑道：「豈不聞風水家，是『一雙神仙眼，兩隻樵夫腿』麼。河南近省城邊，原就沒山。我那年在山西洪洞縣與人家用事，因水俱向西流歸汾河，又是一樣看法，也不知爬了多少山。這個平地，當了什麼。」一面說著，早已下的車來。鄧祥將車卸了，把牲口拴在路柳。德喜兒提了暖壺，跟定三個，走進墳垣來。譚紹聞逐一墓頭兒，都向碑前行了禮。

德喜兒將茶斟上。吃茶嚼點心已畢，只見胡其所四外瞭望，將身子轉著，眼兒看著，指頭點著，口內念著，唧唧噥噥，依稀聽的是「長生沐浴冠帶臨官」等字。忽而將身子蹲下，單瞅一處。忽而將首兒昂起，瞭望八方。遲了一會，只見胡其所向西北直走起來。譚紹聞方欲陪行，胡其所道：「你不用來，說著你也不省的。」又走了兩三步，扭頭道：「你各人的大事，省的省不的，走走也是你分所應當。」三人同行走到西北一個高處站下，胡其所向墳上一望，搖搖頭道：「咳！大錯了！大錯了！」又向白如鸞道：「你看見錯了麼！」白如鸞也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有點兒錯。」胡其所道：「你怎的只說一點兒錯？書本兒上說，『差若毫釐，繆以千里。』這錯大著哩。你不信，只到穴場，用羅經格一格，便知道錯了幾個字。」又翻身回來，向德喜道：「你去車上，取那黃包袱來。」德喜不敢怠慢，車上取了包袱。白如鸞展開，乃是一個不及一尺大的羅經。

只見師徒用一根線兒，扯在羅經上，端相了一會。胡其所道：

「何如？如鸞你看，難說這只是一點兒麼？」收了羅經，三人席地而坐。德喜捧茶來吃。胡其所道：

「譚兄，這是你的大事，關係非小。若是當日向法妥當，早已這兒埋的幾位老先生，撫院、布政俱是做過的，至小也不下個知府。譚兄你如今，不是翰林學士，也就是員外、主事了。總是你這貴榮，左旋王龍，配右旋辛水，水出辰庫，用癸山丁向，合甲子辰水局。如今看舊日用法，水出未庫，用乙山辛向，合成亥卯未木局，八下的爻象，都不合了。所以一個大發的地，不能科第，盡好不過選拔薦薦而已。若照我這個向法，說別的你未必懂的，只東南村上那兩三所高樓，便是尊榮的文華插天。

你看那高高的圪塔，不是一個獅子麼？」那長長的一條小嶺兒，不是一個象麼？這叫做『獅象捍門』，三台八座都是有分的。若舊日那個向法，把這些好東西，都閃到東邊無用之處了。依我說，不如把這幾位老太爺墓子，都要改葬。」譚紹聞面有難色，胡其所道：「盡少也要把令祖這墓頭，調一調向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個還使得。只是泉下向法多差異錯落，也不好。」

胡其所道：「那是講不起的。」於是，胡其所又重新用羅經格了，釘了木樑八個，號定了兩個穴口，又說了些蝦鬚蟹眼的蠻纏話，講了些陰來陽受的繙繹經。譚紹聞也毫末不解，只是贊先生高明，有事重托而已。

有詩單笑譚紹聞不事詩書，單好賭博，卻將不發貴不發福，埋怨起祖宗來；妄聽陽陰家言，選擇吉日求之於天，選擇吉穴求之於地，皇天后土都該伺候我；為什麼「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」八個字，不求諸己呢？譚紹聞太自在了。詩云：

亂聽術士口胡柴，祖墓搜尋舊骨骸。

縱想來朝金紫貴，現今賭債怎安排？

點穴已畢，午時正中，吩咐鄧祥套車回去。恰好有西路一位知府進省，前呼後擁，一陣轎馬過去。胡其所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今日尊榮點穴，恰有貴人來臨，這便是一個大吉兆。」

說畢一齊上車而歸。

到了半路，鄧祥道：「胡爺先說賞小的一塊地，這路南麥地便是俺家地，若是看中時，小的便磕頭，求俺大叔賜小的一穴。」胡其所又把那酸棗墳兒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適才我不曾細看，說是不甚好。如今仔細打量，卻也罷了。只宜照舊，不必動移。」鄧祥也無可再說的。

一路進城，到碧草軒。午饌上來，豐盛精潔，不必細言。

午饌已畢，胡其所道：「譚兄，我看你是個至誠君子。弟爽快再看看府上陽宅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聆教就是。」即吩咐家中女眷迴避。引胡其所到了後樓院、前廳房、東廚房、西馬棚，各處審視一番。

胡其所到了廳後重門，說道：「拆了！拆了！他占的是個木星地位，把這拆了，這堂樓就成了生氣貪狼木。可惜這堂樓低得很。總是一家人家，全憑著生氣貪狼木，低了如何行呢？」

紹聞道：「請還到軒上細講。」又復出了後門，到了軒上。胡其所道：「譚兄，你不曉的這家道理。坎宅巽門，頭一層是天乙巨門土，二一層是延年武曲金，三一層是六煞文曲水，四一層是生氣貪狼木。這個貪狼木星，最要高大。我所以說叫你拆了。為啥呢？緣有這一層門，你的堂樓便成了五鬼廉貞火了。拆了這座小門樓，登時堂樓就成了生氣木星。但這堂樓，畢竟還低些。你叫個泥水匠人，用五個磚，將堂樓上蓋一所小屋兒，內用一塊木板，我用硃筆寫『吉星高照』四個字，釘在小屋之內，這就算把木星升的起來。管保你家中諸事平安，宗宗如意。」紹聞道：「想是陽宅書上，有此方兒？」胡其所道：「儒書上也是如此說，『方寸之木，可使高與岑樓。』夫道一而已矣。這陽宅，你就照這法子辦理。至於安葬一事，你再將尊先生八字及你的八字寫出來，我好替你選擇下葬吉日。」紹聞道：「要八字取何意思？」胡其所大笑道：「譚兄，你竟是一毫也不懂哩！這個儒書，把人讀糊塗了；多虧你遇見我，若是遇見外路走道的朋友，哄你直如哄三歲孩子一般。須知這個選擇，要論化命，要論納音，要合山向，八下湊攏來，都是有吉無凶，這才使得。若有一處不好，葬後便當不住了。」紹聞只得將父親生辰、忌辰並自己八字寫出，求胡其所選擇。

胡其所接着看譚孝移化命，放在桌上。又接着看紹聞八字，喜道：「譚兄，你這真造好的很呀！是個拱貴格。乙巳鼠猴香，八柱中不見申字。卻有一個未字、一個酉字，拱起這個貴人來，拱祿拱貴，填實則凶。你是個逆行運，五歲行起，五歲，十五歲，二十五歲，現運庚申，未免有點子填實些。近幾年事體不甚遂心，是也不是？要之也不妨大事。目下顧不的看你的子平，我先把選擇大事替你看就了，改日再看你這個貴造罷。」紹聞道：「胡先生所說極是。」

胡其所道：「譚兄有事，只管照看去。這個選擇，要細細替你查哩。你在這裡相陪，我倒要說話兒陪你。論起來各樣起手歌訣，我還記得，只怕一時忽了半個字，就了不成。況且我也叫小徒弟件兒都經手，費一番心，他就記住了。譚兄你竟是尊便，請回。」譚紹聞只得告辭，聽他師徒掀書選擇。過了三四日，選擇已定。寫了一張大紅紙，無非是「天乙貴人，文昌朱衣，上好上吉」的一派話頭。後邊落了一行款，乃是「京都胡星居選擇，門人白如鸞繕寫。」居然也鈐了兩個紅鮮鮮的圖書。

因東關一家也要請胡其所看墳，遂將此選擇帖兒送到內宅。

譚紹聞急上軒來款留。胡其所道：「這是東關劉宅請弟看墳投的帖，弟只得到那裡照應一番。待府上行大事之日，弟還要來送

一份薄儀。到墳上看土脈深淺，怕土工傷了龍脈。」紹聞道：「這個更是頂謝不盡。」那東關投帖家人，也催上車。譚紹聞送至衙口，胡其所師徒上車，德喜將書袋行囊並那個羅經包兒放在車上，兩邊各俯身一拱而別。

看官看此回書，必疑胡星居之術，不足以愚譚紹聞。不知人心如水，每日讀好書，近正人，這便是澄清時候，物來自照；若每日入邪場，近匪類，這便是混濁時候，本心已糊，聽言必惑。深於閱歷者，定知此言不謬也。